

『杜家立成雜書要略—注釋と研究』商補

王 曉 平

珍藏於奈良正倉院裏的〈〈杜家立成雜書要略〉〉(以下簡稱〈〈杜家立成〉〉),既是一件書法藝術珍品,也是在中國早已散佚的書儀文獻。周一良先生在〈〈唐五代書儀研究〉〉中曾加以介紹,說它“包括三十六組書札,每組一題”,“皆附有答書。体裁以四字句為主,先結合季節寒暄,再進入本題”,這種有來有往的体裁,雖然並非按月編排,但周一良先生指出:“日本內藤湖南氏認為此書屬於〈〈月儀〉〉之類的書儀,是正確的”。書儀所謂的“知故”、“同學”證明其中的書疏乃是用于朋友之間。^①趙和平〈〈敦煌寫本書儀研究〉訂補〉在談到敦煌本書儀與傳世本書儀的比較研究應加以重視的問題時,特別將〈〈新集書儀〉〉中的幾通書札與〈〈杜家立成〉〉相同或相近的作了對比,感到“中國學術界並沒有給〈〈杜家立成〉〉以足夠的注意”,並認為“若將傳世書儀、敦煌本書儀及日本早期往來性質的文書加以內容上的比較研究,一定會有新的成果”。^②新出版的〈〈唐禮撫遺—中古書儀研究〉〉在論述〈〈月儀〉〉和朋友書儀時,也曾以〈〈杜家立成〉〉來說明〈〈月儀〉〉的源流和演變。^③

日本學者對〈〈杜家立成〉〉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它與日本早期文學的密切關係。現存〈〈杜家立成〉〉乃光明皇后(701—760)書寫。在〈〈萬葉集〉〉等奈良時代的文學作品中,可以看到它的明顯影響。日本學者從探討中日兩國的文學關係出發,對該書的作者、內容以及對〈〈萬葉集〉〉等的影響,都作了認真的考察。^④他們的成果對於中日書儀交流的研究,無疑是積極可貴的貢獻。其中1994年刊出的〈〈杜家立成雜書要略—注釋與研究〉〉(以下簡稱〈〈注釋與研究〉〉),作為研究該文獻的第一部專書,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。^⑤

〈〈注釋與研究〉〉是藏中進先生為代表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會集體研究的結晶,也吸取了自內藤湖南以來許多日本學者對〈〈杜家立成〉〉的研究成果。本書對於該書儀的年代和作者進行了考察。內藤湖南根據〈〈唐書·藝文志〉〉儀注類載“杜有晉書儀二卷”,推測其為杜有晉所作;^⑥西野貞治則根據該書儀中出現的地名人名,推定其為玄宗開元時期杜如晦的叔叔杜淹所作;^⑦福井康順依據〈〈隋書·杜正藏傳〉〉“正藏字為善,尤好學,善屬文。…又著〈〈文章体式〉〉,大為後進所寶,時人號為文軌,乃至海外高麗、百濟,亦共傳習,稱為〈〈杜家新書〉〉”記載等,提出作者為杜氏三兄弟中的杜正藏的見解。^⑧藏中進先生綜合以上諸點,認為〈〈杜家立成〉〉當為搜集從隋末仁壽(601)到唐太宗貞觀元年(627)時的往復書簡編集而成的。他還從光明皇后書寫的文字中,沒有

避唐太宗諱的痕跡，推斷其原本（唐寫傳來本）為太宗即位以前書寫；從光明皇后所寫全然不見所謂則天文字，推斷原本不可能書寫於則天文字使用時期（690—705），因而，如果光明皇后的書寫忠實原本的話，那現存正倉院的光明皇后書寫的《杜家立成》，應該視為唐太宗即位（627）以前的文獻。^⑨雖然這一結論還有必要從其它方面加以探討，但它為進一步探索提示了重要的方向。

光明皇后書寫的《杜家立成》，筆力雄健，氣勢飽滿，學者多認為其不出臨摩王羲之的範疇，但也有學者認為它是光明皇后一邊模倣王羲之，一邊還按照自己的寫法和意思寫出來的。^⑩這三十六封信有往有復，基本完整，每封皆有題。《注釋與研究》的注釋部分，首先為其編了號，而後將各封錄出，加以句讀。接着按照日本閱讀古典作品的慣例，進行訓讀（譯成古典日語）；又設“通釋”將全文譯為現代日語，其後則以“語釋”對詞語作注解；以“考說”對有關問題作專門討論。語釋與考說不僅引證了許多日本奈良時代的文学資料，而且充分注意到了敦煌書儀的重要研究成果。因而，可以說《注釋與研究》是研究《杜家立成》不可不讀的書。

《杜家立成》既名之“要略”，也確實具有簡明精要的特色。除了缺少有關喪事的信函以外，內容廣泛而文辭不繁，其中亦可觀其時風俗，如第二十四函《知故成禮不得往看與書》對友人婚禮熱烈場面的推想，正印證了當時婚禮中的設帳、却扇等風俗。《杜家立成》是了解中古書儀的一種代表性的入門資料。可惜原件一直深藏于密室，一般極難見到。賴中央公論社1976年出版的豪華普及版的《書道藝術》第十一卷將其全部影印，我們才能接觸到它的原貌。光明皇后抄寫的《杜家立成》其中也有誤寫之處。筆者在閱讀《注釋與研究》一書時，也發現對原文的訓讀與翻譯以及考證，還有一些地方值得進一步探討。領會原文是進一步展開比較研究的基礎，在這方面我們還有需要完成的工作。解讀方面還有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，如《相喚遊獵書》中提到的善騎者徐平、好弓手姚少各指何人，便有待探討（《三國志》卷五十七有徐平却未涉騎射）。

這裏根據影印件將其全文錄出，並對《注釋與研究》的訓讀與翻譯作些補正。補正的這些地方涉及到書儀的敬語、謙辭和當時的俗語，吸取了中國學者新的研究成果。《杜家立成》中有一些尚未收入《漢語大詞典》的詞彙，如也能引起漢語史專家的注意，則為幸事。原文中常見的俗字、異體字一般都改為正字，有疑或值得注意的則保留俗字。至于其與日本上代文学的關連及與敦煌願文的比較，筆者將專文探討。不當之處，敬請方家指正。

（I）

一、雪寒喚知故飲書

雲霏雪白，入領沾裳；蕭瑟嚴風，飄簾動幕。今欲向爐舉酒，冀以拂寒；入店持杯，望其遣悶。故令走屈（1），希即因行；願勿遲遲，遂勞再白。姓名呈。

（1）走屈：語釋：“走卒、僕從。屈，彎曲行路。讓僕人前去。讓僕從奔走。”考說中引述小島憲之之說。小島憲之《上代日本文学與中国文学》中舉出正倉院藏《杜家立成》中的“惟少明公，故遣走邀（喚知故飲書）”、“故令走屈，希即因行”（雪寒喚知故飲書）、“聊舉單酌，故遣走邀

「(假日無事喚知故飲書)」、「聊設單醺，故令走屈」(成親喚知故書)等例，認為「走」是為迎接客人而奔走的意思，並指出其與敦煌書儀(S5636)的「謹令小使，奔往發邀」(屈客飲酒書)意同。《萬葉集》中山上憶良的歌(896)是自己前去迎接，而「走」的意味與《杜家立成》也相同(塙書房，1986，p966)。

屈：敬詞。猶言請、邀請。參見蔣禮鴻《敦煌變文通釋》上(p190—191)。變文中又有「屈喚」、「屈命」等詞，皆為邀約、邀請之意，參見陳秀蘭《敦煌變文詞彙研究》(四川民族出版社，2002，p93)。又有「諮屈」一詞，亦邀請意，見上書(p140)。該書對同義連文的「邀屈」一詞還作了討論(183)。敦煌書儀有《屈客飲酒書》(S5636)，屈客飲酒意即請客飲酒。「走屈」意同「走邀」。《杜家立成雜書要略》中尚有「故令走屈，佇望來儀」(三十《成親喚知故書》)，除上述用例外，尚有「馳屈」(二十六答書：「故令馳屈，希勿餘辭」)，意同。走屈、馳屈，即快快前去邀請。

屈，亦作「嘸」。《江都督納言願文集》卷二《右府室為亡皇后被供養堂願文》：「嘸二十之緇徒」即「請二十之緇徒」。卷三《安樂寺內滿願寺願文》：「敬嘸五十三禪侶」，即「敬請五十之禪侶」。

一、答

既蒙高旨，許令陪醺。在生忻慰，何樂如之！得使貧士除寒，愁人散慮。謹當相率，即事馳參。冀近傳盃，還此無述。

二、就知故借傳書

苦耕已久，志冀聚螢。(甲書脫閑，更借看學(2)。若斯不許，不敢出言，亦可。舊是田家，先無史籍。仰知有傳，計應少閑，遲暫借學耳(3)。)輕事諮憑(4)，暫借寫之。隨了即送，不令損失。幸勿為疑。忤誤之愆(5)，遲當奉謝(6)。

(2) 脫閑：語釋：「脫簡間編。脫落與編次的錯誤。閑通間(《集韻》)，間是間的俗字(《正字通》)。《六臣注文選·劉歆·移書讓太常博士》：「校理舊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學官所傳。經或脫簡，傳或間編」。借看：語釋：「姑且解作`借看`，或看為着之誤，當解作`借着`，乃俗語的用法。」此句通釋譯為：「實際上我手頭的某書有脫落與編次的錯誤，因而想借來學習。」

脫：如果。閑：不使用。看學：閱讀、學習，乃同義連文。此句意為某書如果閑着不看，我想借來讀一讀。

(3) 《注釋與研究》此二句作「計應少閑遲，暫借學耳。」通釋前句譯為「請原諒我可能晚還些時候」。

這句是說想來那些書一時沒人看，希望能借給我一段時間學習。遲：希望。

(4) 諮：語釋釋為問。憑未釋。

諮憑當為一詞。謙辭。請求、煩勞。《龍龕手鏡》：「憑，託也。」《燕子賦》(一)：「憑伊覓曲」。唐杜甫《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》詩：「憑將百錢卜，漂泊問君平」。唐李

商隱《寄酬韓冬郎》詩：「為憑何遜休聯句，瘦盡東陽姓沈人」。

(5) 忤誤：《注釋與研究》作「忤」。語釋：「這裡指使對方耽心。」原文作「忤」，此裏解為「忤」。「忤，憂也（《說文》）」。

原文「忤」不誤。忤，觸犯、冒犯。「忤誤之愆」是指冒昧失禮的過錯。《玉篇·心部》：「忤，擾也」。

(6) 遲：《注釋與研究》訓讀解作「等待」，而通釋又將最後兩句譯作「請原諒晚些時候奉還」，似又解作「晚」。

「忤誤之愆，遲當奉謝」是說以後將就借書這一無禮冒犯之舉向對方道歉。與三答書「還此寸誠，遲當展謝」中的後句意近。

二、答

知弟歷覽諸史，苞括群經，誰待穿光？幼年積雪，今始覓傳，量謂非真（7）。仍付遣將，乞不嫌錯謬（8）。望近叙接，還無所申。

(7) 《注釋與研究》作「知弟歷覽諸史，苞括群經。誰待穿光，幼年積雪。」通釋：「到底誰像從前匡衡故事那樣穿壁待光，又像孫康幼時那樣積雪苦學？」

此二句當為：我知道賢弟博覽經史，誰還用來借我的光（借我的書）；幼年就苦學、今天却說要借傳去讀，想來不是真話。待：須、需要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至天道命，不傳；傳其人，不待告。」張守節正義：「待，須也」。

(8) 此句《注釋與研究》作「仍付遣將乞，不嫌錯謬」。

將：持、帶。這二句是說仍舊讓人給帶去，望對方不要嫌棄。

三、就人借馬書

先無鞍下，欲往銅陽；年老力微，不堪杖策。仰知憂人之急，是實布恩。至於貧生，不應獨棄。第鞍下若在，暫借乘行。當自借看，不令飢瘦（9）。必蒙垂得，希付往人。輒想殊恩（10），預深追愧。

(9) 借看：語釋：「看：助詞用法，俗語，參看（二）告書。」通釋：「當從我借來以後，不讓它饑餓消瘦。」

看：照料、看顧。王梵志詩《觀內有婦人》：「出無夫婿兒，病困絕人看」。參看項楚《王梵志詩校注》。董永變文：「娘子便即乘雲去，臨別分付小兒郎：但言『好看小孩子』，董永相別淚千行。」此言親自照看，不讓饑餓消瘦。

(10) 輒：語釋：「輕易地、任意地」。

輒與其它動詞在此書儀中常構成敘述本人思想行為的謙辭，表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單方面的、隨意的、失禮的或不符常規的。本函和二十四告書的「輒想」、十五告書的「輒欲」、二十告書的「輒事」、該答書的「輒有」、二十六答書的「輒安」等皆此類。

三、答

烏騮蹇足，赤驃背瘡。並未堪乘，來使親瞻。不遂依命，悚懼交懷。還此寸誠，遲當展謝（11）。

(11) 遲：語釋：「等待」。展謝：語釋：「致歉。〈左傳·哀公二十年〉：「寡君之老無恤，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」。〈萬葉集〉3986序：「而由身體疼羸，筋力怯軟。未堪展謝，係戀彌深。」此外，亦見於敦煌文書書儀（S5613）。在考說中又指出，本書簡中的「展謝」與告書中的「不堪杖策」，或許給與〈萬葉集〉3965序（大伴家持致大伴池主的書簡）的「展謝」及「不耐策杖之勞」以用語、表現的直接影響。該歌序與〈杜家立成〉二十二答書、二十三答書在用語、內容上頗多類似之處。

參看二〈就知故借傳書〉「忤誤之愆，遲當奉謝」。

展有見意。展謝即當面道歉。面見陳述、迎候、問候或致歉，皆表明誠意及鄭重。〈杜家立成〉中的「展叙」（十一答書）、「展接」（五答書）、「展會」（八、答書）、「展問」（十七告書）、「展遇」（十答書），皆此類敬語。

四、相喚遊獵書

徐平之縱轡，足得追風；姚少之彎弧，堪能落鴈。並期明日，同事遊田。故遣諮問，遲能從就(12)。凌晨仰待，希紆光儀。剋望連驄，勿為遲晚。

(12) 遲：〈注釋與研究〉的訓讀與通釋皆解作「等待」，與下句「凌晨仰待」語意重複。

遲，意為希望。「遲能從就」，即希望對方能一起去。此二句與二十九〈寒食日喚知故飲書〉「故遣走邀，遲希動駕」句式相同，遲希乃同義連文。

四、答

曠野並駢，中原相接。能以此樂，念訪老夫，荷眷之深，不可移述。尋當裝束，拂旦諮參。言述非賒，謹還無述。

五、与知故別久書

誰謂分襟，頻移晦序（13）？傾誠之眷，寧卒可陳？春首猶寒，兄若為賞納？某痲屑（14）少理（15），諮叙未由（16）。瞻望風雲（17），但增搔首（18）。願珍重，謹此脩問（19），豈盡寸心。

(13) 〈注釋與研究〉此句作「誰謂，分襟頻移晦。序傾誠之誠，寧卒可陳。」

似原句當為「頻移晦朔」或「頻移歲序」之誤。「頻移晦朔」乃書儀常見語。〈書儀〉「自拜辭間，頻移晦朔」（〈敦煌寫本書儀研究〉，趙和平著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，p257，下同）、「一自執辭，屢易晦朔」（p244）、「離別索居，屢經晦朔」（p247）。〈朋友書儀〉：「忽而言之，云頻移歲稔，屢改炎涼，亦頻移歲暑；云頻移歲序。（亦）云灰琯屢遷。此等證經年已上，任情用之。…、晦朔，兩月云氣序屢移，云弦月屢改，云頻移晦朔。」（p73）。

誰謂：與回函開頭的「誰謂」通釋皆譯為「誰說過· · ·」。此函與回函中的「誰謂」皆為「誰料想」意。此言沒想到分別後久久不能見面。

(14) 屑：語釋：「屑，痛之誤。春天多患的頭痛。〈周官·天官·疾醫〉：「春時有痛首疾。」

酸痛、頭痛、亦泛指疼痛。

(15) 少理：通釋釋為稍微好轉。

理：治理、醫治。《後漢書·崔寔傳》：「夫以德教除殘，是以梁肉理疾也。」晉王嘉《拾遺記·前漢下》：「（低光荷）實如玄珠，可以飾佩。花葉難萎，芬馥之氣，徹十余里。食之令人口氣常香，益脈理病。」少理，猶少醫治，故而不得相見叙談。敦煌《書儀鏡》：「所履兼勝，僕疾少理」。又，理，治理。敦煌《新定書儀鏡·吉上》：「名諸弊少理，言展未由」。

(16) 諮叙：語釋：「見面叙談。王羲之書簡：「邈然無諮叙之期」。

諮叙：諮有商量征詢意，故諮叙就成為叙談的謙辭。敦煌《新定書儀鏡》(P2616v)「通例第二」：「凡傾仰、枉問、白書、勤仰、諮叙……等語皆平懷，自叙得云諸弊等語。」《杜家立成》中此類謙辭頗多。如「諮憑」（二、告書）、「諮參」（四、答書，三十二、答書）、「諮問」（四告書）、「諮承」（九告書）、「諮聞」（三十三、告書）、「諮陳」（二十四、告書）等。關於此類用法，參看黃征《敦煌語文叢說》（新文豐出版公司）p90、p110、p52。

(17) 風雲：通釋：「每當遙望風雲往來，就多有憂愁而搔首。」

風雲：比喻遇合、相從。《易·乾》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」，意謂同類相感應。唐王勃《上明員外啓》：「神交可託，風雲於杵臼之間」。庾信《思舊銘》：「託情嵇琴，風雲相得」。

(18) 搔首：語釋：「搔頭，憂愁的樣子。毛詩靜女「愛而不見、搔首踟躕」。

此處為惆悵意。謝靈運《南樓中望所遲客》：「搔首訪行人，引領冀良款」。賀鑄《獨倚樓》：「曲闌干，凝佇久，薄暮更堪搔首」。陳與義《虞美人》：「張帆欲去仍搔首，更醉君家酒」。

(19) 脩問：語釋：「脩書問候。索靖月儀帖：「具書脩問，罔然不具」。

脩問：意近「脩承」，猶後世所言問候、問好、請安。脩有美好意，故脩問、脩承皆成為敬語。宋呂本中《紫薇詩話》：「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，名重天下。韓魏公元臣舊德，倍加欽慕，在北門與溫公書曰：「多病浸劇，闕於脩問」。此處脩問亦問候意。

五、答

誰謂眷與時深，恨同山積（20）。忽蒙垂訪，暫寫鬱陶。冷氣尚嚴，若為遊賞？某衆諸寡（21），况悒憤唯豐；展接未期，更增慨滿（22）。願珍重，還諮何申。

(20) 此與前告書開頭之「誰謂」，通釋皆譯為「誰說過……」。

誰謂：誰料想、誰想到。

(21) 衆諸：語釋：「衆人，此指友人。其婦容姿端正，秀於衆諸」（《萬葉集》3808左注）。

衆諸有許多、各種及許多事情或事端之意。作「衆人」解似只見《萬葉集》此例。衆為終之借，諸為知之借。衆諸即同終諸。終諸、即終知。敦煌《捉季布傳文》：「名曰典倉應是假，終知必是楚家臣」。寡：孤單、孤獨。「某衆諸寡」：即我終知孤獨。

(22) 更增慨滿：《注釋与研究》訓讀將慨滿分開，作「更增慨而滿」。

「更增慨滿」亦書儀常用語。滿，通「懣」。懣，猶憤慨。《宋書·南郡王義宣傳》：「臨書慨懣，不識次第」。

六、与知故別久書

音書寂絕，已改喧寒；雲鴈空來，能無一度？當是遨遊得性，見棄如遺。可恨之誠，卒難准况(23)。今因去使，略付無言。信返之期，幸存來訪。

(24) 准况：語釋：「况，比喻。《漢書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：「以往况今」顏師古注：「况，譬也」。

准况，據此推斷。漢王充《論衡·骨相》：「以尺書所載，世所共見，准况古今，不聞者必衆多非一，皆有其實。」又《商蟲》：「藏宿麥之種，烈日乾暴，投於燥器，則蟲不生；如不乾暴，聞喋之蟲，生如雲煙。以蟲聞喋，准况衆蟲，溫濕所生明矣。」

六、答

事与願違，清言久隔。忽蒙垂訪，實慰悽愴。季冬極寒，若為追賞？但以絕離三益，惟恨二人寡(23)。披展未由，但增傾恨(24)。所願珍重，還謹無申。

(23) 通釋：「只怨恨唯有你我二人」。

寡後疑脫一字。或原作「二人宜分」。

(24) 披展：語釋：「一般多用作打開信來看的意思，此處為會面披展心懷之意。」展：在本書是與對方見面述說心思的意思。」

披展：敬語，披誠展拜、拜見。意近「展接」。敦煌《新集書儀·與四海未相知識書》答書：「久藉芳猷，未遂披展」。

七、喚知故飲書

今有一片枯魚，數升濁酒。諸賢並集，唯少明公。故遣走邀，即希從就。停盃引望，幸勿遲遲。

七、答

使至辱書，許客席末。自非厚眷，誰復肯然？即事束帶，行不俟駕。清言冀近，此不多云。

八、与未相識書

欽承令問，為日已深。會寫無由，實勞寐想。首春佳照，何以賞心？某貧病交驚，公私牽逼。每思披霧(25)，瞻望潛然(26)。略付脩承(27)，書豈能具？

(25) 披霧：語釋：「披開霧氣，去除障害，晉書樂廣傳「若披霧而觀青天也」，《萬葉集》卷五806序：「唯羨去留無恙，遂待披雲耳」。

披霧：撥開雲霧，得見青天，比喻人的神情清朗。晉書樂廣傳中語出南朝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賞譽》衛伯玉稱許樂廣語：「此人，人之水鏡也，見之若披雲霧，睹青天。」

(26) 潛然：語釋：「心中暗自，《管子·侈靡》：「余氣之潛然而動」注：「潛然，隱伏不見貌」。

潛然：黯然貌。唐竇弘餘《廣謫仙怨》詞序：「因上馬索長笛吹。笛成，潛然流涕，佇立久之。」

(27) 脩承：語釋：「恭承對方之意。《杜家立成》中是書函之意。唐無名書月儀中亦有「奉面未日，略略脩承」。

脩承：敬語，猶後世之言問好、請安、問候。「略付脩承」即簡單致以問候。八答書：「還諮脩

承`即回信致以問候。

八、答

數闕諮叙，久藉猷徽。常恨參差（28），無因展會（29）。乍蒙下訪，省覽周章（30）。荷眷之事，無知所比。為限公事，言叙未由。還諮脩承，何申誠款。

（28）參差：語釋：`長短不齊，這裡指弄錯、走錯`。

參差：乖忤、差錯、失誤。《北齋書·源彪傳》：`王出而能入，朝野傾心，脫一日參差，悔無所及。`王梵志詩《平生不喫著》：`一日事參差，獨自殺你却`。十四答書`有此參差，追愧實深`、十三告書`所恨參差，久無去烏`、二十五答書`並希還報，願勿參差`等，皆差錯、乖忤之意。

（29）展會：語釋：`會面。敦煌文書書儀有`未由展會`。`

展有見意。展會乃同意連文。《遊仙窟》：`兒與少年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盡歡娛。`《書儀鏡》：`常思展會，捷未遂心。`（p24）`公任草草，不暇展會。`（p252）

（30）省覽：語釋：`反省、自問。《後漢書·朱穆傳》：`惟垂省覽`。周章：恐慌。《文選·左思·吳都賦》：`輕禽狡獸，周章夷猶`劉良注：`周章夷猶，恐懼不知所之也。`通釋譯此句：`突然受到來信，反躬自問，十分惶恐。`

省覽：觀覽、閱讀。此言自己細讀其來信，感到驚慌。南朝陳徐陵《與李那書》：`循環省覽，用忘饑渴。`周章，驚懼貌。《伍子胥變文》：`緣何急事，步涉長途，失伴周章，精神恍惚？`

九、賀知故得官書

兄才為時須，獨縻好爵（31）。聞之舞踊，欲止無能。公事牽纏，未即參賀。無任欣慰，且附諮承（32）。欲論誠素，會面寫。

（31）縻：語釋：`牛繮繩、束縛。`

縻：通`靡`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`[禽]其狀似爵，以縻爵祿`。顏師古注引晉灼曰：`縻，散也`。《易·中孚》：`我有好爵，吾與尔靡之`。唐陸德明釋文：`靡，《坤倉》作`縻`。縻，云散也`。

（32）諮承：語釋：`商量、聽取意見`、有`諮憑`（二、告書）、`諮問`（四、告書）、`諮參`（四、答書）、`諮叙`（五、告書）等類似用法。`

諮承：謙辭。猶言就教、請教。十四答回信：`不期迂駕，私事東西。致闕諮承，遂乖候奉`是說因為當時不在，失去了承教的機會。諮承與候奉對舉。二十三去信`尋望諮承，此不多述`是說希望不久就能前去問候，故不多寫了。

九、答

某濫荷朝恩，猥蒙斯任。自量庸薄（33），唯知慙已。忽蒙垂訪，慙懼交懷。還謹寸誠，代申何具。

（33）庸薄：《注釋与研究》注：庸，功用，功績。引《文選》張衡《東京賦》`瞻仰二祖，

厥庸孔肆 李善注 庸，功也。

庸薄，當為一詞，平庸淺薄。自謙之詞。南朝宋顏延之《謝子竣封建城侯表》：「豈竣庸薄，所能奉服。」唐裴度《蜀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》：「度謬以庸薄，獲參管記。」

十、与知故在京書

兄追從勝地，遊賞上京。出与公子連驪，入共王侯結駟。仕侶既衆，益友如雲。見棄若遺，頓斷音訪。欲論傾恨，非易可申。春暮逝暄 (34)，故豐佳賞。某沈淪鄙里，守賤一隅。加以叙會尚賒，益增歎滿 (35)。所願珍重，念存人信，勿悵音符 (36)。

(34) 逝暄。逝，語釋釋為過去，引《論語·子罕》「子在川上曰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』」通釋此句譯作「春暮過去，天暖和了」。

逝：流動。逝暄即流動着溫暖。在唐代書儀中，暮春已被作為溫暖的時節，而不是春天過去天才變暖。《新定書儀鏡·兇下》中的《弔兄姊亡書》：「春慕（暮）暄甚，惟動靜支勝。」《十二同（月）相辯文》：「三月季春（上句云已暄，中句云甚暄，下句云極暄）」。《新集書儀·朋友有疾相問書》：「今者春臨方晚，暄景甚繁」。鄭餘慶《大唐新定吉兇書儀》：「未春、春景、春媚、春晏、春末時云極暄、暄劇、甚暄、漸暄。」

(35) 歎滿：《注釋與研究》將歎滿分為兩詞。

歎滿，即歎憑。煩悶。敦煌《吉兇書儀》：「未即見汝，增以歎滿（憑）」（p171），「相見未卜，增以歎滿（憑）」（p178），「言叙未即，增以歎滿（憑）」，「未即相見，增以歎滿（憑）」（p182），《新定書儀鏡》：「但增歎滿（憑）」（p312）。

(36) 人信：語釋：「普通指從人那裏得到的信，這裏指自己寄出的信。」念存人信 通釋釋為「心裏好好想着我的信。」

人信，使者。此上下兩句，人信與音符（信件）相對，前者正指使者。張敖撰《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·與妻書》：「自從面別，已隔累旬。人信勞通，音書斷絕。」又、念存同存念，為同義連文。意為思念。存：思、念。《觀世音應驗記》：「晉太元中，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賊。本供養觀世音金像，恆帶頸髮中。後出受刑，愈益存念。」

符本為古代憑証符券、符節、符傳等信物的總稱，故可用作對方來信的敬詞。此信函和十三告書的「音符」、十答書的「芳符」、二十答書的「嘉符」、二十五答書的「來符」等，皆此用法。

十、答

忽作孤飛，俄為隻翼。非但清言頓隔，亦自雲鴈無由。忽辱芳符，實驚悽苦。季春景麗，隨物願佳 (37)。某既苦離居，九迴易斷；連翩失侶，寸抱難尋。並以路阻關山，無由展遇。興言長歎，即滿襟懷。深願敬宜。行人有信，念存微細 (38)。

(37) 願佳：語釋此句譯為「自然景物將變得美麗」。

語釋與上句語意重複。願佳，疑為履佳之誤。履，敬詞，猶言起居。多用於書信。《書儀鏡》：「夏中炎熱，惟所履佳也。」（p249）「微寒，惟所履清勝」（p244）「朝朝微寒，惟履佳也。」

“(p245) 暁夕猶寒，惟履佳也。”(p250) 朝夕極熱，所履佳也”(p253) 宋蘇軾《與朱康叔書》之四：“比日伏想尊履佳勝。”

(38) 行人：語釋釋為旅人，引索靖《月儀》“行人彭彭”。通釋譯為我身為旅人寫下這封信。“念存：《注釋與研究》念訓為心，存訓為存留。意當同上来信中的“念存”。

行人：使者。念存：想、念，為同義連文。

十一、与知故別近書

清言暫隔，悵恨已深。儻別多時，何堪離念？不勝眷望，聊歇寸心。既近分襟，還不申寒暑。

十一、答

沈吟別望，悵耿實多。覽封披尋(39)，稍寬誠積。明朝無事，望一清言。展叙非除。還此無述。(39) 披尋：《注釋與研究》語釋：“閱讀，《世說新語·勉學》：(魏収)取韋玄成傳，擲之而起，博士一夜共披尋之”。

“披尋”一詞當為前重後輕的複合詞，義為“披閱”。此詞亦見於變文及其它文獻。參見陳秀蘭《敦煌變文詞彙研究》(p182)。然以上語釋所引例句當出《顏氏家訓》而非《世說新語》。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勉學》：“魏収之在魏曹，與諸博士議宗廟事，引據《漢書》。博士笑曰：‘未聞《漢書》得證經術。’収乃忿怒，都不復言，取《韋玄成傳》擲之而起。博士一夜共披尋之，達明，乃來謝曰：‘不謂玄成如此學也。’”

十二、与知故別經宿書

離居一日，情甚三秋；分手片時，心同歲月。無堪眷恨，聊謹丹誠。委曲襟懷，冀諸對寫。

十二、答

乍隔恩光，如魚失水；暫離厚眷，若鳥孤飛。不謂吾賤，猶存末念。披尋來牒，稍慰寸誠。遲近參陪，還此何具。

十三、頻得知故書

頻逢來鴈，並不虛飛；屢值行人，音符聞及。自非厚眷，誰復肯然？所恨參差，久無去鳥。致使題書數封，欲寄無由。徒亂九迴，空悵寸抱。今因往信，謹此脩承。所乞仁明，照以誠素。

十三、答

來使如雲，行人相續。別久眷薄，不嗣音書。當是追賞處多，頓移舊念。未勞秦鏡，久已識心。徑是棄交，何繁委述？遇因往信，略謝披陳。悵恨在心，書豈能盡？

十四、因使過知故不在留書

聊因公使，枉道詣參。仰值出行，遂違握手。在情悚惕，難以備陳。留此忽忽，諸無所具。

十四、答

不期迂駕，私事東西。致闕諮承，遂乖候奉(40)。有此參差，追愧實深。謹附寸誠，書豈能盡？(40) 諮承：語釋：“商量、聽取意見。多用於信之意。參照(九)告書。(八)答書有“數闕諮叙”的類似用法。”

諮承：謙辭，猶言就教、請教。見（九）告書。

十五、辱知故謝書

某內無三省，心勞六弊；言多負失，行每愆違。遂使知舊見疎，寒溫斷問；友朋遺棄，言醞不交。今者蒙面出庭，羞逢鄰侶；斂眉入室，恥見妻兒。輒欲碎脛粉身，詣門陳謝；沈吟未敢，進退懷惶。敬度舊思，故多寬宥。謹遣先白，佇聽嘉音。

十五、答

仰与交心竹馬，託志童年；契闊死生，共相成悅。况前者言同織介，事等微塵。誰用在懷？何嘗繫念？直是弟自為彼我，故事絕交。善作此辭，翻令悚息。若也更存本念，不棄生平（41），欣仰光儀，共申襟素，拂筵仰待，勿事餘辭。

（41）生平：語釋：「平時，〈〈廣絕交論〉〉注：劉璠〈梁典〉曰：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，流離不能自振，生平舊交，莫有收恤……乃廣朱公叔絕交論。」

生平：交情、交往。清吳下阿蒙〈〈斷袖篇·俞大夫〉〉：「其為孝廉時，悅一豪貴家歌兒，與其主無生平，不欲令知。」

十六、遇逢名客即離於後与書

某人間賤類，奉高無力；家無宿客，門非叔度。是以昨日，軒駕不停。晨夜揣量，自知非類。撫心內責，顧已懷慙。略附謝承，何以申具？

十六、答

与卿舊是通家，從來莫逆交遊，在昔付託多時。昨為王事忽遽，不果清言累日（42）。爾來返側（43），今尚不安。忽辱來書，弥加悚息。冀近對寫，還此何申。

（42）不果清言累日：語釋：「没能從容交談，就那樣過去了數日。」

來信明言「昨日」，此亦言「昨為王事忽遽」，故不可能「過去了數日」。此實仍承來信典故而言，道忽離去故不能像郭林宗與黃憲（叔度）那樣累日交談。〈〈後漢書·黃憲傳〉〉：「郭林宗少遊汝南，先過袁閔（一作閔、字奉高），不宿而退；進往從憲，累日方還。或以問林宗。林宗曰：「奉高之器，譬諸汎（汎）濫，雖清而易挹。叔度汪汪若千頃陂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」

（43）反側，語釋：「因煩惱而不能入睡。〈〈毛詩·周南·關雎〉〉「悠哉悠哉，展轉反側」。王羲之〈〈巨極寒帖〉〉：「旦極寒，得示，承夫人復小咳，不善得眠，助反側，想小爾復進何藥。念足下猶悚息，卿可不。」

反側，這裏是惶恐不安意。「爾來返側，今尚不安」是說自那以來一直惶恐不安。南朝宋劉義慶〈〈世說新語·方正〉〉：「王含作廬江郡，貪濁狼藉。王敦護其兄，故于衆坐稱：「家兄在郡定佳，廬江人士咸稱之。」時何充為敦主簿，在坐，正色曰：「充即廬江人，所聞異于此。」敦默然。旁人為之反側，充晏然神意自若。」

- ① 《書儀源流考》，周一良著，載《唐五代書儀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年，94。
- ② 《〈敦煌寫本書儀研究〉補訂》，趙和平著，載《敦煌吐魯蕃研究》第三卷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，229—257。
- ③ 《唐禮摭遺——中古書儀研究》，吳麗嫻著，商務印書館，2002年11月，7。
- ④ 《〈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——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學的考察〉》（中），上島憲之著，塙書房，1964年3月，966；《〈聖武天皇宸翰〈雜集〉の考察——その寫書狀況と憶良の影〉》，佐藤美知子著，載《大谷女子大國文》第16號，1986年3月；後收入《〈萬葉集と中國文學受容の世界〉》，塙書房，2002年3月，第303—329；《〈書儀について〉》，山田英雄著，載《日本古代史考》，1987年7月，第155—170；《〈書儀の受容について—正倉院文書にみる「書儀の世界」〉》，丸山裕美子著，載《正倉院文書研究》4，吉川弘文館，1996年11月，125—155。
- ⑤ 《〈杜家立成雜書要略——注釋と研究〉》，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會，翰林書院。
- ⑥ 《〈正倉院尊藏二舊鈔本に就きて〉》，內藤湖南著，研幾小錄，載1922年10月發行的《〈支那學〉》第三卷第一號，後收入《〈內藤湖南全集〉》第7卷，筑摩書房，1997年5月，133—141。
- ⑦ 《〈光明皇后筆の杜家立成をめぐつて〉》，西野貞治著，《〈萬葉〉》第26號，1958年1月，42—51。
- ⑧ 《〈正倉院御物「杜家立成」考〉》，福井康順著，《〈東方學〉》17輯。
- ⑨ 參看《〈正倉院藏本「杜家立成」の本邦將來とその文學史的意義〉》，藏中進著，神戶外大論叢第38卷第2號，1987年10月，1—19。
- ⑩ 《〈〈書〉と漢字—和様生成の道程〉》，魚住和晃著，講談選書 1996年5月，133。

（Ⅱ）

十七、問知故遭災書

近火飛空，忽延高第。聞之驚歎，不復可言。但時燧已生，自安道盛。（44）既得家口平吉，牛馬不傷。餘雖微損，幸可自慰。未果展問，且謹代申。

（44）燧：語釋：「打火石、又以打火石取火，此指炊事之火。」通釋譯此二句：「不過炊事之火也燃起來了，自然會像原來一樣安定下來生活的法子也會多起來。」考說：「是所謂「火災慰問信」。但時燧已生，自安道盛，姑且如此解釋，此乃難解之句、亦可解為「但時燧（火）已生，自安於道盛」或「但時燧（火）已生，自安正道（可謂）盛耶」等」。

燧：火，此指火災。自安：自安其心；自以為安定。《荀子·王霸》：「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，然而不能自安也，安之者，必將道也。」這二句是說既然此次火災已經發生，自安其心就會路子多起來。

十七、答

忽被蜀災，又無藥術；流煙奄地，熾炎滔天。人纔免傷，餘資蕩盡。自是家門飄坎，生業不諧。忽蒙垂問，惟深戴荷。未即展接，還謹無申。

十八、問知故逐賊書

無情群少，不解固窮；輕從兇頑，輒相侵奪。為亂既甚，長惡不悛。積禍滅己，尋應執獲。為片公限（45），未果詣參。且附代申，冀尋展問。

（45）公限：語釋：「公事，公務，參照八答書。」

八答書「為限公事」，語釋：「公事：公務。《萬葉集》3804題詞：「公事有限，會期無日」。唐無名書月儀有與此相類似的用語「為緣公務，遂闕躬參」。則公限當為公事所限之意，「片公」：細微公事。「為片公限，未果詣參」即因為有細許公事而未能前往。

十八、答

力微計薄，悍御無方，致使群兇得來打劫（46）。鬼猶逐弱，何況賊徒？（47）誠實外恥友朋，內羞家室。蒙問追愧，還謹何申。

（46）打劫：搶劫。敦煌變文有「引軍打劫，直到石頭店」，參見《敦煌變文詞彙研究》p146

（47）鬼：語釋謂此指瘧鬼、疫鬼，通釋譯「鬼猶逐弱，何況賊徒」為「惡鬼（疫病神）尚且弱於被放逐，何況賊徒當然要被放逐。」

通釋意與上下句意不連貫。這裏所言與驅鬼無關。乃言連鬼也欺負糾纏弱者，蓋與後來宋人所言「鬼怕惡人」意近。

十九、問知故遭官得雪書

姬公在政，尚被流言；漢主臨朝，遭下訕謗（48）。通賢無免，今古共然。仰度明公，亦何慙恨？方驗投泥素玉，得水還明；隱霧恆娥，雲披轉照。未稷參賀，謹此略申。欲述襟懷，非面何盡？

（48）漢主：語釋：「漢室之主，即漢天子。訕，謗上曰訕。《荀子·大略》「為人臣下者，有諫而無訕」楊倞注「謗上曰訕」。漢天子受到誹謗的事情，由《漢書·五行志》有以下記載可知。元帝時童謠曰：「井水溢，滅竈煙，灌玉堂，流金門」。成帝時歌謠又曰：「邪徑敗良田，讒口亂善人，桂樹華不實，黃爵巢其顛，故為人所羨，今為人所憐」。

訕謗為一詞，譏訕毀謗。《關尹子·九藥》：「不可以輕忽道己，不可以訕謗德己」。唐白居易《與元九書》：「不相與者，號為沽名，號為詆訴，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出，反更益其罪：曰怨望、曰缺望、曰怏怏、曰腹誹、曰訕謗、曰亡與、曰大逆不道。」

又、漢主與姬公對舉，當指漢之賢主；安慰受毀謗的友人，當不會將其比作童謠諷諭的元帝、成帝。此或指孝文帝。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：「上（孝文皇帝）曰：「古之治天下，朝有進善之旌、誹謗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。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，而上無由聞過失也。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？其除之。民或祝詛上而以相約結而後相讒，吏以為大逆，其有他言，而吏又以為誹謗。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來，有犯此者勿聽治。」是反知清明如孝文帝時代，亦有訕上者。」

十九、答

拙事仰承，不閑私接（49）；遂被陳謗，遭此細羅。旬月之間，困於微默（經）。賴蒙使者慈澤，鑒照幽微；一二友人，共相洗拔。幸得家停掃墓，獄氣還沈，首領重存，親朋再叙（50）。

（49）《注釋與研究》此句作「拙事，仰承」，仰承，語釋：「仰而承接，此指接到對方的來信。」通釋則譯為「拙劣的我，接到來信，謹致謝意」。

「仰承」：猶奉承、迎合。李大釗《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》：「不許一味仰承資本主義國家外交

团的意旨來辨理對俄外交！……拙事仰承`與`不閑私接`對舉，正言自己不善於奉迎故而遭禍。此與二十二《問知故患書》開頭的`仰承寒暑失候`的`仰承`意不同。

(50) 自`幸得`至完：通釋：`幸好家尚安泰，能去為先祖祭掃墳墓。雖然蒙受冤罪的心情還尚未排遣，但腦袋還在。親朋好友容當聽我細說。`

`家停掃墓`是說家里不用去掃墓。掃墓，予先清掃葬地，以待人死入葬，即`掃墓望喪`，語本《漢書·酷吏傳·嚴延年》。嚴延年遷河南太守，其母從東海來，欲從延年獵。到洛陽，適見奏報引決囚人。母大驚。謂延年曰：`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！行矣！去女東歸，掃除墓地耳！`後歲余，延年果敗。後多以掃墓望喪言酷吏當有惡報，指日可待。這裏只是說幸得自己免去一死。以下則是說冤獄快快得到平息，上司也重新來問候，親朋好友得以重逢叙舊。

二十、辱名客就知故貸鷄鵝書

袁鄭連驢 (51)，崔盧結駟 (52)；並期明旦，同顧貧家。酒得數杯，脯無一片。鷄鵝兩色，各貸二頭。恃眷既深，輒事忤請 (53)。尋當備送，不敢延時。所願恩光，救茲短乏。

(51) 袁鄭：語釋：`後漢袁紹與鄭玄。袁紹汝陽人，靈帝崩後，滅宦官。鄭玄高密人。《太平廣記·鄭玄傳》載兩人相會，袁紹曰：`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，今乃是天下長者。夫以布衣雄世，斯豈徒然哉！`鄭玄設餞宴欲醉袁紹時，袁紹飲三百杯亦不改容。`

此段似引述不確。兩人飲酒事見《太平廣記》卷一百六十四名賢《鄭玄》(出《商芸小說》)：`及去，紹餞之城東，必欲玄醉，會者三百人，皆使離席行觴。自旦及暮，計玄可飲三百餘杯，而溫克之容，終日無怠。`故設餞的是袁紹，而飲三百杯不醉的是鄭玄，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無此記述。

(52) 崔盧：語釋：`晉後趙的崔悅和盧諶。皆才高，善書，仕於石虎。《魏書·崔玄伯傳》：`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。諶法鐘繇，悅法衛瓘，而俱習索靖之草，皆盡其妙，世不替業，故魏初重崔盧之書。`

又，自魏晉至唐代，山東士族大姓有崔氏、盧氏，長期居高顯之位。後因以崔盧借指豪門大姓。王梵志詩《索婦須好婦》：`遮莫你崔盧，遮莫你鄭劉`。變文集《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》：`不論崔盧柳鄭，莫說姓薛姓裴，僧家和合為門，到處悉皆一種。`參觀項楚《王梵志詩校注》。

(53) `忤請`、《注釋與研究》作`忤請`，語釋：`忤，憂愁`。參照二答書。

原文為忤不誤，不必改字。忤：犯、干擾。忤請：冒昧請求。

二十、答

知弟廣集群英，總追勝友；家豐九體，唯少鷄鵝。仰與舊交，輕裘無愒。忽於此事，輒有貸言。尋攬嘉符，一何移眷 (54)！可恨既甚，卒難具之 (55)。謹付使人，悉依來教。勿嫌少疲，希並垂領。

(54) 尋攬嘉符：《注釋與研究》訓讀意為`接着收到來信`，實訓攬為取。通釋：`收到來信`。

尋攬：即尋覽，閱覽、閱讀之意。尋覽、同義連文。`尋`、`覽`皆讀也。斯七七八王梵志詩原序：`一遍略尋，三思無忘。`尋覽：同尋讀。《唐太宗入冥記》：`（皇帝）把得問頭尋讀，悶悶不已，如杵中心。`

(55) 此句《〈注釋與研究〉》作“可恨、既甚卒難具之”。通釋：“遺憾的是，由於太急難以充分準備”。

當為非常遺憾，終於難以如數全準備好。

二十一、就知故乞粟麦書

芸鋤寡術，耕種無方。去夏麦被蝗虫，今秋粟遭蜡死。衆諸轆軻，庶事逃遄。早晚二苗，一無所穫。塵生滿甌，貧婦忘炊（56）。相顧斂容，恐頓溝壑。既遭窮匱，願值友朋。不敢望多，希分升合。脫蒙所請，理實再生。若救朝脯（57），沒身非報。

(56) 塵生滿甌，貧婦忘炊：語釋：“上句用《〈後漢書·獨行列傳〉》‘甌中生塵’范子雲‘范冉字史雲’的故事，下句出典未詳。又，忘炊之忘讀作忌，誤。《〈萬葉集〉》892《〈貧窮問答歌〉》有類似的詩句：‘竈下斷煙火，蛛網結甌裏。久矣忘炊爨，呻吟抵寒饑。’《〈萬葉代匠記〉》謂後句出自蘇秦故事似牽強。”

忘炊，即不顧念做飯。忘，不顧念。《〈莊子·山木〉》：“睹一蟬，方得美蔭而忘其身；螳螂執翳而搏之，見得而忘其形。”

(57) 朝脯：語釋：“脯，哺之誤。朝脯，朝夕，此指朝夕之食。《〈文選·陸機·弔魏武帝詩〉》：“皆著銅爵臺，於臺堂上施八尺床總帳，朝脯上脯糒之屬。”

朝脯，指一日兩餐之食。宋郭象《〈睽車志〉》卷三：“懷掖間得小布囊，貯米三四升，適足給朝脯。”《〈宋史·錢顛傳〉》：“後自衢徙秀州，家貧母老，至丐貸新舊以給朝脯，而怡然無謫官之色。”

二十一、答

先無貯積，取穫不多。計准喉糧，僅充朝夕。既承交絕，止得通融（58）。少裹分餐，未成仰救。唯得粟麦五石，且願領之。略表不空，勿嫌少惡。如更短乏，幸續報知。苦作商量（59），用取周渴。

(58) 交絕：語釋釋為“斷絕交際、絕交”，引《〈史記·樂毅傳〉》：“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，忠臣去國不絜其名。”通融：語釋：“同融通。”

來信只求借糧，無斷交之意。交絕乃指斷糧一事。這裏是說既然有斷糧之言，只有想法出借。通融：變通方法，給人方便。

(59) 苦：《〈注釋與研究〉》語釋釋為“懇切地”，引韓愈《〈秋懷詩〉》：“低心逐時趨，苦勉祇能暫”。商量未釋，此句通釋作“請好好考慮，用這來解渴”。

商量：特指討價還價。《〈敦煌變文集·董永變文集〉》：“家裏貧窮無錢物，所買（賣）當身殯耶孃。便有牙人來商量。長者還錢八十貫，董永只有百千強。”以上是說求多給少。

二十二、問知故患書

仰承寒暑失候，安攝乖宜。想積福之家，故尋自愈。屬有公限，未果造門。謹此代參，意知何述。

二十二、答

不閑將攝，遇此痼痾。醫療無方，困於枕席。自量福薄，寤寤魂驚。追想泉門，實愁長夜。遠蒙

厚眷，訪及殘骸。傾荷之誠，不可備述。今細加將息，仍望漸除。脫堪杖策，即就當謝。

二十三、賀知故患損書 (60)

承弟風勞暫動，攝養多方。昨日已來，漸堪遊陟。未即參賀，且謝代申。尋望諮承 (61)，此不多述。

(60) 患損：語釋：「病情好轉，言病苦減輕。《說文》：「損，減也」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：「周伯仁為吏部尚書，在省內，夜疾危急……良久少損。」《萬葉集》3965序：「忽沈枉疾，累旬痛苦。禱恃百神，且得消損。」

敦煌變文中有「減損」一詞，意為病勢減輕，參見《敦煌變文詞彙研究》(p153)。

(61) 諮承：通釋譯為拜見。

諮承：敬語，猶言就教、請教。

二十三、答

昨者初遭疾苦，氣力惛然 (62)。實謂泉壤有期，陪遊無日。不悟上天神監，稍已漸除。一兩日間，望堪杖策。冀近握手，還此無申。

(62) 惛然：語釋釋為心憂貌。引《毛詩·召南·草虫》：「未見君子，憂心惛惛，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說。」傳：「惛，憂也。」

惛然：困頓虛弱貌。《魏書·司馬叡傳》：「不謂疾患遂至于此，今者惛然，勢不復久。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二一引南朝劉義慶《幽明錄·韋氏》：「韋氏曰：「今雖免慮，而體氣惛然，未有氣力。」亦有「氣息惛然」，為呼吸短促貌。《南史·荀伯玉傳》：「比出，二人飢乏，氣息惛然，切齒形于聲貌。」

二十四、知故成禮不得往看與書

承弟與某氏結好，已涉多時。卜日同牢，定期今夕。輒想芬芳香氣，遂吹帳前；照灼金花，連披扇後。春桃隱葉，訝對臉紅；秋月藏雲，為慙眉色。親朋總集，士友俱來；言笑喧嘩，獻酬駱驛。某止 (正) 當番直，獨守公衛 (衙)。事與願違，闕觀成禮。不堪歎望，謹謝諮陳。追愧情深，此豈能述？

二十四、答

不能免俗，共某氏成親。先是寒門，家塗短狹。衣被匱弊，似債玉章：焦齒黑容，真疑可外 (63)；忽今對此，翻恨夜長；引漏峻傾，猶嫌難曙。蒙訪羞愧，還此無申。

(63) 玉章：語釋：「對對方來信的敬稱」。通釋譯此四句為：「衣服和被子都破濫，離來信所說差得遠。妻子黑牙黑面，甚至懷疑其能出來見人。」考說：「焦齒，《文選·王褒·四子講德論》「編結沮顏，焦齒梟鬣，剪髮黥首，文身裸袒之國」按習俗給邊境各國分類的一種國名。李善注未詳。據該注編結指結髮者、沮顏指刺面者、梟鬣指深目多鬚者」。

此句難解。姑試求解，當否，就教於大雅方家。

債，疑為績之誤。玉章，疑五章之誤。五章，指服裝上的五種不同文采，用以區別尊卑。亦泛指

五采。唐李白《古風詩之四》：「鳳飛九千仞，五章備彩珍。」這裏言衣服破濫，如編績五色而成。王梵志詩《貧窮田舍漢》以「幞頭巾子露，衫破肚皮開」形容衣破；《萬葉集》892山上憶良《貧窮問答歌並短歌》以海藻比喻貧者之衣，可相對照。

可外，疑為方外之誤。方外，域外邊外之地。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：「遠方殊俗，重譯而朝，澤及方外」。其言焦齒黑容，真疑其來自方外也。

二十五、知故相噴作書並責

兩競長短，不足應見（64）；早讓有餘，故非近說（65）。公等各當朝達士，在世上人。妙識是非，盛閑禮則。何乃不懷遜讓，各遣兇龐，罵及古代，冒忤先世？遂使鄉閭老幼，見者驚嗟；道路行人，誰不怪望？備與公等交遊，在昔輕簡此誠（66），幸並思尋，各懷追悔。若也同守前者，共執舊迷，朝廷並與絕交言醜，故成長隔。謹因往使，附此苦言。甚為進退，各任高意。

（64）應：語釋釋為「回答，回應，反應」。通釋：「兩人較短量長的話，那我不能回答」。

應，該當。兩方一比較，就能看出長短。

（65）有餘：語釋：「多餘。《老子》：「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」。近說」：語釋：「周圍的人高興。據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說，遠者來」。通釋：「即使早早將多餘的東西讓給別人，不用說周圍的人也不會高興」。

故非近說：本不是近有之說。意即古訓。

（66）此二句《注釋與研究》作「備與公交遊在昔，輕簡此誠」，通釋「我與君等或各種交遊雖乃此以前的事，豈輕看此種真誠？」

「備與公交遊」的是前提到的「見者」與「行人」。「在昔輕簡此誠」則指「各遣兇龐」的諸位，說他們以往對交遊的誠意輕忽簡慢；下接對他們的希望，語意正順。

二十五、答

某等禮教罕聞，詩書無識；發言失中，並是下愚。各覓己長，咸皆諱短。計無所競，浪事紛紛。理下聲高，致驚閭巷。遂使親朋遺棄，知舊見疎。宇宙雖寬，欲逃無路。昨來恥愧，分息追隨（67）。忽荷慈疏，提撕耳目。謹當剋念（68），稽首歸愆（69）。口誦來符，永為身戒。剋以某日，願集諸賢，謹備清酌十瓶，肥羊二口，並希還報，願勿參差。某束手膝行，請罪陳謝。

（67）分息：分語釋釋與忿音通，息釋為嘆息。分息追隨，忿恨與嘆息交相涌來。

「分息追隨」的主語是前句的「恥愧」。分，計時單位，喻極短時間；息，呼吸，一呼一吸謂之一息，形容時間短暫迅速。「分」和「息」都指極短的時間，分息乃同義連文。此二句是說從昨天以來羞愧的心情一刻也沒有離開自己，時時處在羞愧的情感之中。

（68）剋念：通釋釋為銘記。

剋念同克心。克心，約束內心。漢袁紹《與公孫瓚書》：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、克心罪己。」

（69）歸愆：語釋無此詞。歸愆，猶歸過、引咎。漢方望《辭謝隗囂書》：「夫以二子之賢，勒銘兩國，猶削跡歸愆，請命乞身，望之無勞，蓋其宜也。」

二十六、歲日喚知故飲酒（書）

日号芳年，杯名長命。同受多福，義無獨醺。故令馳屈（70），希勿餘辭。冀近傳杯，遣此無運。
（70）馳屈：《〈注釋与研究〉》解作讓使者奔走。

馳屈：意同走屈，前往邀請。參看注（1）。

二十六、答

既登獻歲，幸履芳辰。未到之間，已欲馳駕。既蒙嘉命（71），豈敢輒安。即事速參，謹還無具。
（71）嘉命：語釋：「敬語，指對方的邀請。具體指對方的來信。」

嘉命：敬詞，對方的指示或書信。《〈尺牘新鈔·董黃答吳錦雲書〉》：「自別西陵，時懷季重。尺素三年，已置石頭城下；相思兩地，僅存明月詩中。何期雲間之鶴，忽墜瑤函；原上之鴿，載銜嘉命。」本答書的「既蒙嘉命」同三十答信的「既枉嘉命」意近。

二十七、假日無事喚知故飲書

曹司無事，復是假朝。可念光陰（72），理難虛擲。聊舉單酌（73），故遣走邀。佇待停盃，幸勿遲緩。
（72）可念：訓讀作「當念」。

可念，可愛。《〈藝文類聚〉》卷三五引《〈妬記〉》：「汝出問此是誰家兒，奇可念。」唐韓愈《〈馬君墓志〉》：「眉眼如画，髮漆黑，肌肉玉雪可念。」

（73）單酌：語釋：「同獨酌。」

獨酌是獨飲，意近「獨醺」（二十七告書）；單酌、單醺（三十告書）是簡易、不豐盛的酒宴，謙辭。言對方邀請的酒宴則用敬語稱「高宴」（二十九答書）。單，又通單、單酌猶言樽酒、單醪。唐牛僧孺《〈玄怪錄·崔書生〉》：「敢具單醪，以俟憩息。」

二十七、答

既蒙厚眷，以酒見迎。公務正閑，實成可樂。尋望席末，束帶即行。還此無言，餘待面述。

二十八、正月七日知故相喚飲書

凡於此日，諸自登臨（74）；士庶賢愚，誰不眺野？今欲提壺命侶，握管昇臺；共賦新篇，同歌舊曲（75）。故令走報，希紆光儀。佇望連驥，謹此無述。

（74）諸自：《〈注釋與研究〉》作「諸勻」，解作「諸人普遍」。注釋說「諸原文看像是「法」字，當為誤寫。」在考說中又說「其原文可能讀作「諸勾」，《〈名義抄〉》「勾」有「普遍」意，推斷原字形有可能為「勾」。有將原文視為「勾」尋求解釋的說法，但「諸勾登臨」于意未安，故仍取「諸勻」立說。」

就此筆者通過吳雲先生請教了著名書法家于明善先生，原文當為「諸自」。「諸自登臨」即各自登臨。

（75）此句《〈注釋與研究〉》作「欲提壺，命侶握管。昇臺共賦新篇，同歌舊曲」。

二十八、答

登臨付筆，望野傳盃。曠世歡娛，寧遇此樂？且來整駕，深慮獨行。不悟吾賢，降情追訪。既是

盛事，謹即參陪。接醮非賒，還無所述。

二十九、寒食日喚知故飲書

獸炭埋光，稊籬隱炎。凍餐難進，冷酌易傾。故遣走邀，遲希動駕（76）。望能即赴，此不多云。

（76）遲：〈〈注釋與研究〉〉的訓讀與通釋皆解作“晚”。訓讀全句作“雖然晚，仍希望動駕”，通釋則作“雖然晚也等待着大人的車駕”，似又含“等待”之意。

遲希：希望。參看四〈〈相喚遊獵書〉〉“故遣諮問，遲能從就”。

二十九、答

家道先貧，實無體酌。昨來營設，唯有冷餐。誠謂虛棄寸陰，徒移光景。不期曲眷，念及細微。整帶拂冠，馳陪高醮。且附先白，餘冀面申。

三十、成親喚知故書

卜期今夕，共某氏同牢。羊鴈既行，聊設單醮。故令走屈，佇望來儀。即願動趾，勿勞再白。

三十、答

仰知花燭，卜在今宵。始欲馳參，即逢來使。既枉嘉命，尋事到門。且附脩承，諸無所具。

三十一、久旱得雨相喚賀使君書

自夏亢陽，東臯罷作；暮春不雨，南畝息耕。蒙使君矜養，為心竭誠禱。玉德所愛，靈雨滂池。凡是有情，誰不忻慶？欲往賀，馳遣諮問，去不之宜，佇承來旨。

三十一、答

使君德動神明，遂感嘉液。足使千箱有望，杼柚不空。既有茲善，理須拜塵。况蒙芳札，見許末行。荷眷之深，莫知所喻。行不俟賀（駕），即事馳參。諸冀面申，還無所述。

三十二、相喚募討兇奴書

無情獷狘，許欲忤侵（77）。秦王自率三軍，親行薄罰（78）。正是壯士立功之日，丈夫建節之秋。今已備糧，尋當北討。故令諮報，佇聽嘉音。若欲同行，即希動駕。

（77）許：語釋解作“如此，這樣”，引陳子良〈〈於塞北春日思婦〉〉詩“我家吳會青山遠，他鄉關塞白雲深。為許羈愁長下淚，那堪春色更傷心”。

許：期望。唐皎然〈〈白云上人精舍尋杼山禪師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人〉〉：“許共林客遊，欲從山王（一作主）請”。這裏的“許欲”乃同義連文，猶今言企圖、希求。

（78）薄罰：語釋釋為迫近懲罰。引〈〈春秋左氏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〉〉：“欲觀其裸浴，薄而觀之”注：“薄，迫也”。

薄罰：猶薄伐、討伐或懲處。〈〈詩·小雅·出車〉〉：“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”。罰，討伐。〈〈左傳·定公四年〉〉：“天誘其衷，致罰於楚，而君又竄之，周室何罪？”罰即討伐。

三十二、答

近承無禮狂寇，許欲亂常（79）。聞之發憤，寢不安席。縱無依征，尚欲除之；况從王師，如何

可述？不違衣甲，先事負戈。尋續諮參，共申誠悅。

(79) 許：語釋解作“如此、這樣”。

許欲：企圖、希求。

三十三、呼知故遊學書

負薪行誦，播美千齡；牧豕躬書（80），榮標萬古。尋往追忻（81），方解為慙。無義苦耕，虛移一世。今欲辭親負笈，獵德尋[師]，故遣諮聞，幸同此好。若也不違所請，希惠音符。望近話言，此不多述。

(80) 牧豕：語釋：“養豬。《漢書·公孫弘傳》：“少時為獄吏，有罪，免。家貧，牧豕海上。年四十餘學春秋。”躬書：語釋：“躬自書寫。又，躬乃窮之省文，或為窮書之意”。

《漢書·公孫弘傳》只言公孫弘牧豕事。此用“牧豕聽經”事。《後漢書·承宮傳》：“「承宮」少孤，年八歲，為人牧豕。鄉里徐子盛者，以《春秋經》授諸生數百人，宮過息廬下，樂其業，因就聽經，遂請留門下，為諸生拾薪。執苦數年，勤學不倦。經典既明，乃歸家教授。”後用為勤學的典故。躬書與行誦對舉，躬當為俯屈身體之意。行誦與躬書相對舉，前言朱買臣背柴邊走邊讀書，後言公孫弘放豬俯身（用樹枝在地下）寫字。

(81) 尋往追忻，方解為慙：通釋譯為“追尋古代的賢者，追尋其喜悅，正感到自分應該慙愧”。

追忻：追慕、悅服。忻，悅服、啓發。《說文·心部》“忻”文下引《司馬法》：“善者，忻民之善，閉民之惡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忻謂心之開發，與欠部`欣`謂`笑喜也`異義。《廣韻》合為一字，今義，非古義也。”。追忻，同義連文，正言回想前面提到的那些古代賢人的事迹，才感到慙愧。

三十三、答

恨無稽古，羞為視簡。有一敬業，久欲尋師。內慮寡文，外無引接（82）。逡巡晦朔，荏苒歲年（83）。端守危殆，坐愁將落。忽蒙念訪，見許提撕。眷重山丘，恩深江漢。謹當束裝，即事馳參。尋（事）到門，對快解釋（84）。

(82) 引接：語釋：“引進見面、引見、《晉書·陶侃傳》“引接疏遠，門無停客”。

引接：推薦提拔。唐趙璘《因話錄·高下》：“而韓、柳、皇甫、李公、皆以引接後學為務。”

(83) 逡巡：語釋：“退却，徘徊。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“於是無人遂登高山、履危石、臨百仞之淵。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。`疏`逡巡、猶卻行也。”

逡巡乃迅速之意。与普通之作為遲緩者異。參見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彙釋》（p671—672）。“逡巡”猶如說“頃刻”，參見蔣禮鴻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（增訂本 p268）。“逡巡晦朔，荏苒歲年”正言日子過得快，與下言無所作為相連。敦煌變文中有“逡速”一詞，亦迅速意。《難陀出家緣起》：“逡速已到清（青）雲里（裏），似降祥雲是不同”（《敦煌變文集》，p592）。

(84) 《注釋與研究》作“尋到門對，快解釋”，考說：“全體上都是四字句構成，而最後一句只有三句，疑脫一字，未詳，俟後考。”

三十答有「既枉嘉命，尋事到門」，或此二句當為「尋事到門，對快解釋」。

三十四、餉知故瓜書

菟頭始熟，方底新成。不敢先嘗，故今持奉。雖知輕少，物貴在初。所乞領之，莫嫌少惡。

三十四、答

魏武所泛，譬許非甘；邵平東門，方斯寡味。忽持此物，垂賚貧生。實直之飢氣，望療九迴之渴。自非厚眷，誰復肯然？惠重難酬，負恩少力。未獲馳謝，還謹諮承。其為愧慙，今當面寫。

三十五、相喚覓官書

當朝世胄，拖紫垂青；在世貴流，光前映後。見茲榮譽，悔深歸田。今欲射策登朝，觀光入仕(85)。敬想明德，定不逃名(86)。若欲入朝，希附驥足。故今此白，側聽來符。儻或提携，即當裝束。

(85) 觀光：語釋釋為「展示才能」。

觀光：觀覽國之盛德光輝，語出《易·觀》：「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。」南朝宋鮑照《解褐謝侍郎表》：「觀光幽節，聞道朝年。」宋蘇軾《薦何宗元十議狀》：「聞命忻然，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」。

(86) 此二句通釋譯為：「想一想君之人德、一定不是逃名的人。」

明德：美德之人、光明之德者，此為對對方的譽辭。南朝宋謝靈運《擬魏太子鄴中詩·陳琳》：「余生幸已多，適值明德」。

三十五、答

此是羽薄，未敢冲飛；久作沈淪，朝無知己。每詠商歌之安，終得揚（揚）名；常笑洗耳之夫，徒為厭宦(87)。恆嗟薄命，虛高旨(88)。即事彈冠，尋往諮參。謹還無述。

(87) 原文作「宦」。語釋：討厭的、討厭的官員。《集韻》同厭。《干祿字書》「宦官(上俗下正)」。

當為「厭宦」。《干祿字書》「宦宦(上俗下正)」。厭宦、厭惡作官。徒為厭宦，就是白白作出厭惡作官的行為。參看張涌泉《敦煌文獻校讀易誤字例釋》(《敦煌文學論集》，項楚主編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12月，p261)

(88) 《注釋與研究》作「恆嗟薄命虛高旨」；考說：「如為「恆嗟薄命，不虛高旨」則意較明，然「恆嗟薄命」與「不虛高旨」之間的聯系仍不緊密。」

疑「虛高旨」乃光明皇后書寫有誤，原文或為「虛度日月」，因字形相似而誤。姑備一說、以俟後考。

三十六、同學從征不得執別與書

弟機謀內發，奇略外聞。舞弄(90)長戈，棄投短筆。希橫虛之陣，旗鼓滔天；曜靜亂之威，刀光照日。敬承明旦，即陟戎塗。王事牽纏，不獲觀威。興言永歎，唯懷悽愴。所願好去，善述功名。側聽凱旋，以慰虛抱。

(90) 舞弄：語釋：「舞文弄法之略，本言隨意解釋與亂用法律文書，此言隨意操弄。」

舞弄：揮舞、舞動，與法律無關。

三十六、答

事不獲已，脫青領之衣；王務不遑，佩細鱗之服。以茲虛省（91），輕負長戈。乍別儒堂，忽居戎幕，此時方無難堪；况不獲握手言離，情何可述？唯願好住好住、勿忘邊塞之人；歡興之餘，附念孤飛之客。

(91) 虛省：語釋：「虛心地反省。陸龜蒙《晚次神景宮》詩：「稽首朝元君，褰衣就虛省。」

虛省亦謙辭，猶言不成熟的，不現實的想法或感悟，故後稱「輕負長戈」。